

三朝北盟會編

大化書局

三朝北盟會編

大化書局

✓ 37612

三朝北盟會編

宋·徐夢華編

精裝四冊 N.T.1,200元

大化書局印行

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98號

電話3511944・3931650

郵政劃撥帳號109718號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1551號

(0017)中華民國68年1月初版

炎興下帙九十二

起炎興九年正月，盡其月。

金人退河南地。

金人以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單曹州及陝西京西歸於有司。

韓世忠加少師揚武翊連功臣。劉光世加和衆輔國功臣。進封雍國公。爲陝西五路宣撫使。張俊加少傅安民靖難功臣。吳玠加開府儀同三司。四川宣撫使岳飛加開府儀同三司。楊沂中加太尉保成軍節度使。劉光世懇辭陝西宣撫使。許之。

秘書省正字汪應辰上書論當謹邊備。

書曰：臣伏見近日虜使在廷，人情詢謫，朝廷之上，號令紛然；內則患和議之不諧，外則患異議之不息。臣雖疏遠，有以見聖意之動止也。然臣揆之時事，竊謂和議不諧，非所患；和議既諧矣，而因循無備之可畏。異議不息，非所患；異議既息矣，而上下相蒙之可畏。此孟軻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之時也。議者往往以今日和好決不可成，而成也或不能久。臣以爲過矣！請借秦以喻秦之謀楚也，與之地，借之師，而約爲兄弟婚姻矣。然則今日所謂還我梓宮，歸我母兄，復我與地者，安知其不然也？及其謀齊也，與齊通和四十餘年，未嘗接兵，又安知今和好不如是之久也。至以爲虜人出於悔禍效順之本意，則臣所不敢聞也。臣聞前日王倫之行，未嘗一詣虜廷，此必有深

謀至計，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，是豈能有愛於我而不取哉？是豈誠有悔過效順之本意哉？夫非誠有悔過效順之意，而翻然以與我和，是何故也？臣謂陛下誠以此思憂，以此思懼，則將不遑暇食而謀之矣！虜使既去，所宜深詔執事，交修庶政，申戒邊吏，以虜雖與通和，疆場之上，宜各戒嚴，以備他盜。今方且肆赦中外，厚賚士卒，褒寵諸帥，以爲休兵息民，自此始矣。縱一朝遂忘積年之恥，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？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。方朝廷力排羣議之初，大則竄逐，小則罷黜，雖舉朝非之而不顧，至有一言迎合，則不次擢用。今者事既少定，陛下必以出於獨斷，益輕天下之士矣。夫事是而臧之，猶卽衆謀，況其非乎？導人而使諫，猶恐不進，況拒之乎？是以小人窺見間隙，躁進者阿諛以希寵，畏儒者循默以備位，淺謀者遂謂無事，而忠臣正士，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。子思言於衛侯曰：君之國事，將日非矣！君出言自以爲是，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；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，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，如此則善安從生？孟軻曰：詭訑之聲音顏色，距人於千里之外，則讒諂而諛之人至矣！國欲治，可得乎？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。臣願陛下臥薪嘗膽，以圖中興，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，而思患預防，常若敵人之至也，勿恃獨斷之可以成務，而虛己從衆，常恐下情之無盡也，兢兢業業，以承天心，德日新，萬邦惟懷，臣且親見於聖世，何至以中國之大，而下爲讐人役哉。

秘書省正字樊光遠上書論金人詭詐不足憂信實深可懼。

封書曰：臣竊觀今日士大夫之論，莫不憂金人之詭詐，臣且獨曰：詭詐不足憂，而信實深可懼也。使彼出於詭詐，則其術固止於是耳！吾乃撫養東南根本之地，嚴飭西北備禦之方，亦可以爲固也。夫何足憂？近者金人遣使曰：當與我故地。士大夫凡有憂國愛君之心者，爭言金人之詭詐。已而版圖果歸職方，是彼不出於詭詐，而出於信實矣。乃臣之所懼也，將不特止於得故地而已也！凡其所謂歸梓宮歸兩宮者，莫不次第以如其言，其可信愈甚，則其可懼亦愈甚。且吾旣已得吾之所欲，則彼亦將得彼之所欲，通和之使，項背相望，吾旣空府庫以奉之，河南之地，賦租悉蠲，吾又將竭江左民力以給之矣！府庫已空，民力已竭，士氣已惰，一言不酬，金人改慮，此臣之所以私憂過計，而爲陛下深懼也。夫有無故之福，則必有無故之禍，往年燕山六州二十四縣，金人以兵取之，來歸於我，當時竭天下之力以償之，所得止數空城而已！朝廷動色相賀，而天下蹙額相弔，一旦改慮，席卷而南，如寄諸鄰而取之，此陛下所親見也。陛下撫此厄運，雖未獲受祖宗所全付，然卽位之初，河南猶陛下有也，旋沒於僞齊。凡吾之所以經營攘斥者，踰一星紀矣！未能復尺寸之地，今一旦得之於彼，豈非無故之福，如往年之得燕山哉？又將竭內地以實之，敝所有以事之，可爲寒心矣！廟謨深闕，慮之當已熟，如臣之愚，未知所以善其後也。臣願陛下勿以得地爲喜，而常以爲恥；勿以甘言爲悅，而常以爲憂。勿罪忠義，以養敢言之氣；勿喜迎合，以開濫進之門。勿盡民力，宜愛惜之，以固根本；勿沮士氣，宜聳動之，以備緩急，亦庶乎其可也。惟陛下不以臣人微言輕，而留神省察，實天下之幸。

汪伯彥復觀文殿大學士。張浚復左宣奉大夫。王庶劉大中復端明殿大學士。

汪伯彥張浚王庶劉大中復職。秦檜令臣寮上言王庶劉大中之罪，遂落職。初，庶離行朝，皆不免賓客，至蕪湖，請知縣高某袂衣相見，委以買田宅。議者謂庶平日豪邁，一旦議論不合而去，未宜求田問舍也。過池州，有再落職之命，乃寓居九江，買田於敷淺原之上，徙家居焉。

王倫權東京留守兼知開封府。

王倫藍公佐奉使金國，至京師，以金人已退地而去。倫遂權東京留守兼知開封府。先是，劉豫以陳東歐陽澈在建炎之初上書被誅於南京市，乃倣張巡許遠雙廟之制，建廟宇以祀之，僞封侯爵，至是倫令毀其廟。

熙河路經略使慕容洵叛附於夏國。環慶路經略使趙彬追及與洵戰，敗之。復熙河路。

慕容洵奔夏國，張中孚中彥自是歸朝矣。洵，環州人，張浚富平之敗，斬趙哲時，洵背叛而去。彬，宇彥中，原州人，劉錡帥涇原時，彬爲慕容所紿叛去。

知泉州連南夫上封事論和議不可信。

得三京河南地，肆赦天下，赦到泉州，知州連南夫以爲金人素多奸計，恐朝廷墮其奸謀，故謝表有曰：臣持囊西清，分符南海，蔑著藩宣之效，敢忘獻納之忠。雖虞舜之十二州，昔皆吾有，然商於之六百里，常念爾欺，莫知其是必有是，不信其然豈其然，固知旣來而則安，或且甯許以負曲。有著

食其之說，無忘韓信之師，願益戒於不虞，庶免貽於後悔。是時又有聖旨指揮，不得詆斥大金。南夫繼上封事曰：臣聞老子之言曰：不信者，吾亦信之。聞孔子之言曰：不逆詐，不億不信。此皆大聖人之用心。陛下納金國和議之約，允蹈其言，又聞信不足有不信。又聞言不必信，唯義所在。此皆神聖通變之道。易曰：幾者動之微。傳曰：知幾其神乎？大金素行兇詐，比年以來，兩國皆墮其術中，大概彼以和議成之，此以和議失之。今陛下果推赤心信之，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恩之乎？臣知陛下知幾，有不信也。何以言之？丙午之禍，父母兄弟六宮九族，咸被驅虜，逮今十四年，辱莫大焉！使太上聖躬無恙，隨所割地，全而歸之，十四年羈縻隔絕之恨，念之猶且心折，得梓宮猶不足爲恩，得土地顧何足以爲恩乎？況陛下於太上有終天之恨，於大金有不共戴天之讐，方且許還梓宮，許還淵聖六宮，彼其計實老子所謂將欲取之，必固與之。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之術也。誰不怒髮衝冠，握拳嚼齒而痛憤哉？借得所許，彼何加損？漢王語呂后曰：使趙王有天下，顧少乃女乎？臣竊恐陛下天性孝弟，方感其恩，遂無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之志。蓋用心不剛，則四肢委靡，將士雖欲斷髮請戰，有不可得，誰爲陛下守四方者？是陛下十餘年寵將養兵，殫財經理之意，一旦積於空虛無用之地，倒持太阿，交手而付之矣。昔太祖皇帝之南征也，李煜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。鉉曰：煜以小事大，如子事父，未有過失，奈何見伐？太祖曰：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？安知大金之計，不出於此乎？豈我太祖行之，而陛下不悟者乎？昔唐高祖借兵於突厥，常父事之，至頡利爲太宗所擒，後世稱之爲英主。陛下肯出太宗

下哉？臣伏見生靈戴宋幾二百年，淪肌浹髓之恩，視陛下爲親父母，不幸舊染腥膻之俗，視大金甚於仇讎。韓愈曰：叛父母，從仇讎，非人之情。民情大可見，大金豈不知之？昔耶律德光之擊晉也，述律嘗非之曰：吾國用一漢人爲主，可乎？德光曰：不可。述律曰：然則汝得中國，不能有，後必有禍，悔無及矣。許還之約，安知不出於此乎？使大金用述律之言，則可，竊我太祖之言用之，無乃不可？是說也。陛下聖性高明，固知之矣。知之不信，審矣。然臣猶不能無疑者，伏讀正月五日敕文曰：戢宇內之干戈，又奉聖旨，不得詆斥大金。如此直墮其術中，使忠義之士，結舌而不得伸；忠良之將，縮手而不爲用。范增之說項王曰：天下大定矣！君王自圖之，可不鑒哉？此臣所以昧死上竭愚衷，願有獻納。臣聞張良爲漢王借前箸，以籌撓楚權之謀，爲漢王不能制項王死命，遽欲效武王放馬息牛，具陳天下游士，各歸事其主。陛下雖與取天下，審如詔旨，臣恐將士解體，魚潰獸散，如張良所謂誰與取天下者。然則計將安出？臣方閉戶深念，不覺大喜曰：河南之復，始天授，非人力也。傳曰：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。時至弗行，反受其殃。又曰：機不可失。願陛下因而圖之，大事濟矣。近聞彼國新主厭兵，乃有此議，臣謂使其果有厭兵之心，正當乘其懈而擊之，如其不然，先發制人，後發制於人。陛下必知所決擇矣。議者若曰：強弱大小，猶且不侔，未易輕舉。臣聞湯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，所謂在德不在衆。漢高祖以亭長除秦暴，唐高祖以一旅取孤隋，光武接十二帝之統，而起自單微，以至中興。今陛下復河南之地，實以聖繼聖，日新又新，挺真主之資，應帝王之運，六師方張，萬民協力，抑又多助之至，此臣所

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。臣聞陛下遣侍從宗祇謁宗廟陵寢，將親見宮室之禾黍，陵寢之盜掘，此正詩彷徨不忍去之憂也。恐有扶老攜幼，感激而聽詔者。少者之哭，哭其父與兄也；老者之哭，哭其子也。嬉笑甚於裂眚，長歌過於慟哭。天地日月，亦必爲之悽慘鬱結。陛下聞之，追悼其因，是誰之過與？還地之恩，孰少孰多？而我河南之民，何啻百萬。昔者樂生，今日效死。因民之欲北嚮，爲百姓請命，而以王師甲兵之衆隨之，此皆精銳願戰之師，彼皆悲歌感慟之士。河南起而河北應，箚食壺漿以迎王師。孟子之言，于今有驗。世宗之舉，不約而同。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。臣平居嘗謂不復中原，則不可以立宗社；不有四海，則不可以子萬民。今有機會，遂得河南，歸我首尾同體，豈不中應大河安得而間斷哉？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。臣伏仰陛下英武天縱，孝悌性成，撫艱運於一紀，來和議於此時。然臣不知陛下願爲英武主乎？願爲孝悌主乎？臣昔守建業，獲望清光，首爲陛下陳堯舜之道，非謂垂衣拱手坐視夫民而爲堯舜也。願陛下效漢高祖、唐太宗之英武，敗戎狄，迎父母，以成堯舜之道也。今陛下俛首和戎，端爲父兄是孝悌旣如此，臣願陛下乘機應變，殄殲醜虜，據祖宗之宿憤，擴天地之妖氛。英武又如此，使天下萬世皆仰陛下聖而不可知之神矣。越漢唐之所謂孝悌英武，顧不偉哉！其如應變于耳目之前，或且經營于年歲之後，皆在陛下，惟斷乃成。抵龜而決期月而已，臣猶遲之。昔李渤上平賊三策，攻不失戰，戰不失守，固河內以連河北，三策具存，乃敢以獻。歐陽修曰：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，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。是時述律以謂周師所取，皆

漢故地，不足顧也。然則十四州之故地，皆可指揮而取矣；使新主果有厭兵之心，事亦類此。臣區區之心，發於忠憤，若謂不識大體，不省事機，欲逃萬死之罪，甯能高飛遠走，不在人間乎？方今堂下有耆老碩輔，闔外有良將雄兵，更乞睿慈，付之公議，熟計而行之，臣不勝戰汗待罪之至！

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上表赦謝。

得三京河南地肆赦，湖北宣撫使岳飛具奏陳慶曰：觀時制變，仰聖哲之宏規；善勝不爭，實帝王之妙算。念此艱難之久，姑從和好之宜，睿澤誕敷，輿情胥悅。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，魏絳發策於晉侯，皆盟墨未乾，歃血猶溼；俄驅南牧之馬，旋興北伐之師。蓋夷虜不情，而犬羊無信，莫守金石之約，難充溪壑之求。圖苟安而解倒垂，猶之可也；欲長慮而尊中國，豈其然乎？恭惟皇帝陛下，大德有容，神武不殺，體乾之健，行巽之權，務和衆以安民，迺講信而修睦，已漸還於境土，想喜見其威儀。臣幸遇昌時，復覩盛事，身居將闕，功無補於涓埃；口誦詔書，面有慚於師旅，尙作聰明而過慮，徒懷猶豫以致疑。謂無事而請和者謀，恐卑辭而益幣者進，願定謀而全勝，期收地於兩河，唾手燕雲，正欲復讎而報國，誓心天地，當令稽首以稱藩。

遺史曰：表詞飛幕屬張節夫之文也。節夫字子亨，河朔人，豪邁尙氣節，秦檜讀之切齒。

炎興下帙九十三

起紹興九年二月，盡三月。

二月趙士儻爲朝陵使，兵部侍郎張燾副之。
呂頤浩、陳規、仇愈、張孝純、孟庾赴行在。

張孝純自守太原，城陷，不能全節，嘗爲劉豫僞丞相。上曾密詔孝純與李鄴、李儻等束身歸國，待之如初。孝純不從。豫廢金人留孝純於京師。至是，詔孝純赴闕。孝純自慚，白於兀朮，乞歸徐州致仕，遂留東京不至。

林泉野記曰：張孝純，徐州人。登元祐四年，第工詩，有文武才略。宣和末，知太原府兼河東路安撫使。靖康初，粘罕來攻，先築夾城於外，期於必取，百道進攻。孝純與副總管王稟以死守，姚古、种師中解潛，張思正皆來援，敗去。遙授檢校少保、武當軍節度使。河東諸郡相繼陷沒，城中易子而食，城破。孝純不得已遂降。虜僭立前侍御史劉豫於北京，以孝純爲左丞相。紹興四年，上密詔孝純與李鄴、李儻等令拔身來歸，當待之如初。孝純竟不至。及虜廢劉豫，留孝純京師，旣而議和，歸我河南州縣。又詔孝純赴闕，孝純慚懼，請於兀朮，乞致仕，歸徐州而卒。子穎，建炎中爲守臣。

節要曰：孝純守太原，幾年而破，爲賊執，至粘罕前，逼令拜之。孝純曰：「未審帳上是何人也？」賊曰：「元帥也。」孝純曰：「元帥乃金國大臣，某乃大宋國大臣，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？」今事至此，惟

有死爾，何相窘耶！竟不拜。粘罕不能強之，因囚歸雲中。此與哥舒翰潼關之敗，屈節於祿山遠矣。孝純之得還也，時正在雲中，目覩其詳。是歲五月六日，粘罕將避暑於白水泊，謂孝純曰：「公于此無治生事，俟某秋歸，當還公於鄉里。」又顧雲中留守高慶裔曰：「如有人欠孝純錢物，可督還之。」日晚，孝純歸鄉矣。孝純初聞是語，不知其所以。蓋時粘罕與劉豫之議密定，外人莫知之也。至是粘罕遣人送孝純南歸。止云：「歸鄉而已。」故奉使宇文虛中送孝純有閭里共驚新素髮，兒孫重整舊斑衣之句，則衆莫知相豫也明矣。孝純既至河朔，欲由濟南歸徐。孝純鄉也。主者曰：「當與公共至東節制司，某得回檄，公方可歸徐矣。」既行，則孝純之兄孝中孝立又諸姪鄉人，竟遠逐之。孝純方喜慰之際，無何，至汶上，豫已僭位，遽有拜相之命。當是之時，孝純昵于親友，懼于還虜，因而以喪晚節，於罪固莫能逃。然比之儔黨之輩，固有間矣！噫！向使孝純當僞命初下，遽叱車而北就，老死于窮廬，不受污於僭逆，則天下之士，千載之後，以孝純爲何如人歟？以是知士君子于行義造次，不可不謹也。

樓炤翰林學士

樓炤字仲輝，婺州人。兼直學士院，當張通古蕭哲在館，書詔填委，多出于炤之筆。至是，真拜翰林學士，制略曰：「養剛大之氣，好深湛之思，強識博聞，足以華國；煥文懋德，可用爲儀。繼東台披勅之風，擅西掖續綸之譽。蔽自朕志，兼直禁林。當二國玉帛之往來，正一時書詔之填委，意昌明而有體，詞曲折而不煩，義激武夫，茂興元戡難之略；人知聖主，似建武中興之年，遂拜爲真，固應錫命。惟爾

抱適用之器，處可爲之時，豈徒潤色之工，更賴嘉猷之益。使朕小雅之政，見稱於古，則爾內相之任，其永有辭，勉哉欽哉！

吉州布衣周南仲上書

書曰：臣觀劉蕡策曰：有正國致君之術，無位而不得行；有犯顏敢諫之心，無路而不得達。此蕡之言失也，亦蕡之不遇時也。士苟遇時，患無正國致君之術，何患不得行？患無犯顏敢諫之心，何患不得達？臣於去年奏陳十事，陛下既赦其狂矣，又賜召命，而免終身文解，又取十事而行其一二矣！臣之遭遇，可謂得行得達也。尙敢爲劉蕡之言哉？使命交馳，兩國通好，正忠臣義士畫策吐奇之秋，臣於此時，緘默不言，是臣負陛下，非陛下負臣，所以不避斧鉞，採取天下輿論，有五不可，三急務，爲陛下獻。何謂五不可？欲雪前羞，不可主和議；欲務萬全，不可失機會；欲取中原，不可居東南；欲馭諸軍，不可不將將；欲得賢才，不可廢公論。何爲三急務？一曰重國柄；二曰蓄邊備；三曰擇守令。此八者，執政大臣所經畫，何待臣言？然恐肉食者鄙，未能遠謀，特獻區區，惟陛下斷焉。女真以蕞爾小國，結我盟好，受我封建，是我徽宗大有造於金虜也。口血未乾，叛心已萌，反恩逆天，而爲城下之師。我淵聖皇帝，不惜土地，以惠生靈。未踰年間，又有青城之役，破我京師，覆我宗社，邀我兩宮，立我臣子，蜂目狼顧，謂天下決非我有也。天未厭宋德，而陛下出師命帥，起大廈於將顛，舉神器於已墜，駐蹕淮揚，欲圖濟大業，以土則狹，以財則匱，以兵則寡，以民則困，我有虞心，懼如少康，以滅澆豷，乃立劉

豫限我王師。又卽豫謀，長驅深入，侵軼我淮甸，蹂踐我江浙，憑陵我荆襄，窺伺我巴蜀，俘繫我臣民，焚毀我城邑。天誘其衷，使虜僞不克逞志於我，是乃皇天悔禍之意也。陛下卽位十有二年，跋履山川，踰越險阻，練兵選將，鱗集淮漢，一舉而虜人遁，再舉而劉麟奔，非不能擣其虛，犁其庭，報我靖康之怨。今年遣使，明年又遣使，卑辭厚幣，甘心屈辱者，爲我父兄故也。徽宗北征，不復是用，痛心疾首，昭告于皇天后土。我祖宗之靈，舉六師而并進可也；何事耗蠹財用，區區爲梓宮之求哉！情僞之不知，寧免萬世之笑乎？經曰：父之讎，弗與共戴天。父死于讎，子不能報，其如上天之靈何？其如天下後世之言何？且臣知金虜之爲必不久也。懷王不還楚而嬴秦亡，懷愍不還晉而聰曠亡，金寇之亡無日矣！使者之來，非困我中國，卽款我師也。臣願陛下近鑒靖康講和之失，遠覽秦劉謀人之禍。我有辭焉，決策以順天人之心，則基圖可復，宗社可久，兩宮安否？可間可還，欲雪前羞，不可主和議。此臣所以爲陛下謀也。臣不明興亡應敗之數，而識興亡成敗之理，推之以行，我有三可勝，金寇有五可敗。何者？漢戰而有天下，歷世猶四百年；唐戰而有天下，歷世猶三百年；我藝祖不戰而有天下，歷世宜遠于漢唐，此爲一可勝。桀虐則失天下，紂虐則失天下，秦隋虐則失天下，陛下仁聖孝悌之至，必不失天下，此爲二可勝。昔也，兵民或叛；今也，有求爲內應者，有從之如歸市者，有在兩河則念中國之化，懷祖宗之德，日望王師之來，不啻若大旱之望雨，此爲三可勝。若論金虜，反恩則敗，背盟則敗。樂殺則敗，擅廢立則敗，據中原則敗。又契丹承石晉之敗，一敗于瀋淵，再敗于金寇；金寇乘南北勝

而未敗，敗之此其時矣！大抵機會之來，間不容髮，親征之初，可進不進一失；勝訊來聞，可進不進，再失也；一之謂甚，其可再乎？臣度金寇北有契丹，南有陛下，讎怨交攻，腹背受敵，天與不取，必貽後患；萬一遲之以久，使兩河奸雄競起，陛下于東南，可安枕而臥乎？臣恐社稷實不血食，悔之已無及矣！欲務萬全，不可失機會，此臣所以又爲陛下謀也。昔日新總六師，臣知陛下決意於兩河，今日復幸浙西，又知陛下甘心於東南，決意於兩河，猶以曲直取勝負；甘心於東南，則委靡不振，而自取敗矣！何則？東南之地，其土脆，其民怯，其風俗薄而不厚，非帝王必爭之地，亦非帝王萬世之業也。陛下若選形勝，可爲進取之資，則荆襄上流，皆爲我有，東連吳會，西通巴蜀，上盡湖廣之流，下瞰中原之利，方城爲城，漢水爲池，且攻且守，坐控虜師，一舉而前，兩河可傳檄而定矣。欲收中原，不可居東南，此臣所以又爲陛下謀也。兵之有將，猶臂之使指；將之有帥，猶身之使臂。故能百將一心，三軍同力，父詔其子，兄詔其弟，今之諸軍將帥，相視若冰炭，相疾如仇讎，假使一軍深入，其誰爲應？一軍陷陣，其誰爲援？劉光世竊琳館之清名，張俊負跋扈之大惡，岳飛吳玠韓世忠之流，裹糧坐甲，首鼠兩端，所以然者，無主帥故也。陛下曩年躬擐甲冑，親冒煙塵，詔書具在，誰不聞知！未收尺寸之功，退守浙西，徒以巡幸之言，近慕光武。蓋光武起于河內，征王鐸，征赤眉，征五校，隗囂，身自將兵，戮力數十載，肯爲空言欺天下哉！臣不敢遠引，異世爲證，陛下知有祖宗故事否乎？太祖嘗謂宰相曰：朕指使將帥，如偏裨列校，蓋抑其權勢，不使過制。今日諸將，尾大不掉，陛下已失於初矣，尙此不決何耶？擅淵之

役，章聖一舉而契丹請命，成憲具在，陛下何憚而不爲也！陛下既不鑒太祖馭將之方，又不爲章聖親征之行，豈中興明主所爲哉！欲馭諸軍，不可不將將，此臣所以又爲陛下謀也。陛下親賢急于堯舜，艱難以來，無一人卓有見于世者，以三弊之未除也。人弊于黨，與士弊于時，學官弊於資格。何謂人弊於黨？與？昔也，趙鼎、張浚之交攻，浚入則鼎去，鼎之門人亦去；鼎入則浚去，浚之門人亦去。豈鼎之黨，今皆可用，而浚之黨，今皆不賢？御時諫宜，望風希意，曾有一人詆時相之言者乎？曾有一人劾親舊之罪者乎？執政大臣，亦有如郭子儀握光弼之手而涕泣者乎？亦有如藺相如伸秦而屈廉頗者乎？如陛下訓趙鼎以周公期之，除秦檜以丙魏姚宋望之，蓋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，而丙魏以寬察稱，姚宋以守文應變稱，今鼎守不討賊，敢望周公乎？檜阿匿取容，敢望丙魏姚宋乎？陛下遇鼎檜爲甚厚，則鼎檜負陛下爲極深。朝多倖位，野多遺賢，此其弊一也。何謂士弊於時？與？宣和溺於王氏，紹興溺於伊川，王氏既非矣，伊川容皆是乎？不經之語，具在簡編，大臣倡風，學者響應，士氣不振，職此之由。祖宗時，用兵如寇準，定策如韓琦，奉使如富弼，安邊如范仲淹，文章如歐陽修，未有伊川，而諸臣能然；今日伊川之門人弟子，有一人如諸臣者乎？賊未壓境，往往皆爲王欽若、陳堯叟請幸之計也。未聞有用兵如寇準者，主憂臣辱，不敢愛其死，亦未聞請行如富弼者。陛下用尹總召、李勉之厚風俗可也，一舉得李易，再舉得張九成，三舉四舉而得汪黃，取士以循故典可也。若曰：得人如寇準，如富弼，臣未知其可，此其弊二也。何謂官弊於資格？文臣視武弁如奴隸，郭子儀、文臣也，哉！取科